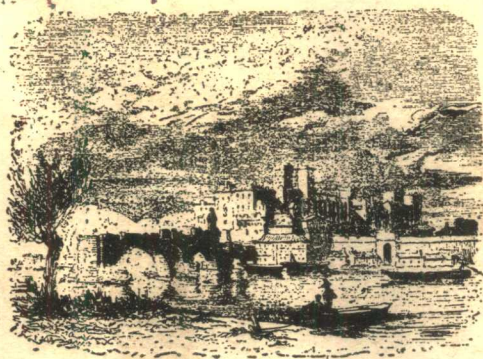


阿維儂情侶

愛・特麗奧萊普



172

近代文學譯叢

阿維儂情侶

愛・特麗奧萊著

徐知免譯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譯叢

冊號 274

阿維儂情侶

進口紙本定價三角八分

著者	〔法〕愛·特麗奧萊
譯者	徐知免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3 3/8

字數: 59,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1—11000



愛爾莎·特麗奧萊像

原書名 Les Amants d'Avignon
原 著 者 [法] Elsa Triolet
原出版者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43.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二年，第二次大戰期間，整個法國都為納粹所控制。一個名叫于麗露特·諾愛爾的少女，和姨母從巴黎逃到里昂，接觸到抗敵地下組織，投入了工作。她被派到阿維儂去通知：德軍將要逮捕工人。在阿維儂，她認識了賽萊斯旦；他們扮演情侶來掩護對敵鬥爭，同時，他們之間也產生了真正的愛情。回到里昂之後，大搜查開始了，她又派到車站去接賽萊斯旦，納粹伺機想捉賽萊斯旦，沒有達到目的，却將于麗露特加以逮捕，可是她機智地逃出了魔掌。

這一對情侶終於在領導地下活動的醫生家裏重新相見。

關於作者

愛爾莎·特麗奧萊 (Elisa Triolet) 是當代法國的重要進步作家之一。她生於莫斯科，原學建築，一九一八年隨寡母離開祖國，從此即定居巴黎。第二次大戰時她和她的丈夫著名詩人阿拉貢一道，積極參加了地下抗敵工作，法國光復後，獲得抗戰勳章。一九四五年她以中篇小說第一次衝突花了兩百法郎得到龔古爾文學獎金。她現任法國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持法共組織的『爲好書而戰鬥』運動，把好書送到讀者手中，對傳播新思想作用很大。她的主要作品除上述外，還有白馬，安娜·瑪麗，無人愛我，武裝了的魔影，廢墟的巡視者等，並介紹俄國以及蘇聯作家（如契訶夫，瑪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多種。最近她出了一本以保衛和平、反對原子戰爭爲主題的長篇小說紅馬，引起國際文壇上極大的注意。

這本阿維儂情侶是作者在第二次大戰時期寫成的，並在淪陷區祕密出版。在本書的最初版本上（甚至在戰後的某些版本封面上還保留着），作者用的是羅朗·丹妮爾 (Laurent Daniel) 的筆名。這個筆名的來源在其後公開出版的書的末頁上有說明：

『阿維儂情侶曾以羅朗·丹妮爾的筆名於一九四三年由子夜出版社在巴黎祕密印行。作者用此筆名，在將本書題獻給羅朗和丹妮爾·加沙諾瓦^①。在寫作這本小說之際，羅朗·加沙諾瓦已逃出德國，並在法國抵抗運動中工作，而他的妻子則剛被流放到希里西亞^②，隨後慘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中。』

① 羅朗·加沙諾瓦 (Laurent Casanova)，法國共產黨領袖之一。現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妻子丹妮爾·加沙諾瓦 (Daniel Casanova)，法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人之一。二次大戰時，兩人積極參加反納粹鬥爭，均遭逮捕入集中營，前者設法逃出，並繼續進行鬥爭，後者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② 希里西亞 (Silesie)，德文名 Schlesien，歐洲中部地區，奧德河流貫其間。二次大戰後，除原屬捷克部分外，歸還波蘭。現為波蘭工業重心。戰時納粹曾在此設有集中營。

¥ 0.38

阿維儂情侶

我個人一向就很喜歡于麗譚特·諾愛爾。我覺得她長得美麗動人，性情也很和婉。有人說我在女人問題上太樂觀，說我覺得她們都很美麗，或者至少，我在她們身上總找得出美的地方來。說真的，只要有美嫩的肌膚，光澤的頭髮，粉紅色的手指，一顆痣，或者一個酒渦，在我即已滿足，可是這回用不着帶半點遷就，您得相信我，我不能不感到于麗譚特嫵媚得像一個電影上的打字員：絲一般的頭髮，長長的眉毛，穿着一件樸素合身的圓領衫，一條短短的裙子和一雙後跟很高的鞋子，那種風韻顯得非常自然……她的確是個打字員，而且是一個第一流的打字員。所以她在航空工廠裏，先不過是二十個打字員之一，不久就變成了工程師馬丁先生的祕書，跟着又成為大老闆的私人祕書。這一提升就好像一個小小的女演員一步登天成了大明星，得到了輝煌的成功：有一次，董事會開會，速記員沒有來，一直等到最後一分鐘，大家都有些失望了，這才把于麗譚特喚來，她把所有的報告，甚至爭論都詳細地記了下來，因此大老闆馬上提出把她給他自已留下。馬丁工程師為這件事感到很難過。

從用作瑪麗—克萊爾雜誌封面的她的頭部照片看來，于麗譚特頗有點矜持而莊重的神氣，使人不敢親近。她在航空工廠做事已經有兩年了，儘管那位經理，她的老闆（一個退役的騎兵將軍，很有風度，穿一件飾有騎士玫瑰勳綬的黑上裝，一條帶條紋的褲子）遇到過年就送她糖漬栗子，逢她的生日又送鮮花，別人也從沒有懷疑過她和他鬧過覺。大家都知道這位老紳士艷冶風流，可是還不曉得這位老紳士花言巧語地，曾經向于麗譚特提出要供養她。既然他已經結過婚了，他也就沒有更好的主意可打。而馬丁工程師呢，曾經向于麗譚特求過婚……她都一一地拒絕了，拒絕得既婉轉又巧妙，所以她還能像過去一樣繼續工作下去。她的老闆發現她意志堅定而且有克拉芮絲·哈勞①或者克萊武王妃②所有的那種操守觀念，

① 克拉芮絲·哈勞 (Clarisse Harlow)，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家理查遜 (S. Richardson 1689—1761) 的書信體小說克拉芮絲·哈勞中的主角，是一個少女，因為受盡家庭迫害，憤而出外，託身於一僕表非凡，行為惡劣的男子勒烏賴司 (Lovelace)，最後大受牽累，飲恨而死。

② 克萊武王妃 (Princess de Clèves)，法國十七世紀作家拉斐葉特夫人 (Madame de la Fayette 1634—1693) 所寫小說克萊武王妃中女主角。王妃與其夫本無愛情，敬重而已。某日，王妃於舞會邂逅納摩爾公爵，兩相愛慕，唯王妃自覺應忠於操守，但又難以擺脫愛情，不得已乃將內心矛盾告訴丈夫，其夫不明究竟，氣憤致死。王妃亦自感負疚，出家為尼。

然而他不認為這看法就有多正確，既然她在他廠裏的這一段時間，已經碰到了勒烏賴司①……一般說來，大家都覺得她可愛，雖然有點冷淡，甚至還有些人說她很含蓄，不過這只有使得她更能吸引人。

可是她生平毫無秘密。她生在巴黎，長在巴黎，後來她的父親，一個公務員，被調到阿爾及爾②去。她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哥哥。她母親死後，別人就讓她回到巴黎來，因為她家境不寬裕，而且她母親的妹妹阿麗納姑娘早就要求過帶養于麗露特。于麗露特並沒有要她姑娘負擔多久，她十八歲的時候已經跟着一位巴黎律師做打字員。她在這位律師那兒待了一年。後來離開了這個職位，她自己說是有病，又變得那麼消瘦、蒼白，阿麗納姑娘也就相信了她。

阿麗納姑娘既不奇怪，也不反對，她並沒有問：『你的眼睛怎麼紅了呢？你怎麼吃不下飯？』她坐在火爐旁邊，雪白的頭俯在自己的活計上，連抬也不抬（她正在織于麗露特的圓領衫），她只說：『我已經把你的晚飯燉在爐子上。還加有一小杯奶油……』。在她後面，狹長的座鐘矗立着，簡直像一只拉長了的小提琴，書桌的每個小抽屜都亮晶晶的，于麗露特

① 勒烏賴司見前頁註一。

② 阿爾及爾（Algiers），法國非洲西北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Algérie）之首府，濱地中海。

的刀叉和好些小餐巾擺在圓桌上……一切都讓于麗靄特趨於沉寂、安息。她平靜下來，美麗的容色也恢復了。她還不足二十歲呢。

一天，她向阿麗納姨娘說起要收養一個孩子，她姨娘放下活計，猛地把眼鏡一脫，毫不遲疑地回答：『爲什麼不呢？……我看你不如同我一樣做老姑娘，最好馬上就去抱個孩子吧。』于麗靄特領回一個纔滿週歲的西班牙孩子，這孩子包裹得好好的，給人在一輛從戰火中的西班牙來的客車中檢到，並且把他帶到了巴黎。她們沒有多費心思，就給他取了個名字叫：若塞。

當時于麗靄特已經在航空工廠工作。她現在更急着要早點趕回家，阿麗納姨娘和她爲了不願意把孩子一個人留在家裏，甚至連電影都不去看。于麗靄特似乎很高興，除了家裏人，尤其是她的大哥，這討人喜歡的冒失鬼以外，她不願意看到任何人……

接着就是戰爭、逃難……于麗靄特、阿麗納姨娘和孩子最後在里昂住下了。于麗靄特現在在一家報館裏做速記員。

○ 戰火中的西班牙，指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的西班牙內戰。當時法西斯德、意兩國積極支持叛軍，英、法持所謂「不干涉政策」，縱容暴行，最後以佛朗哥取得政權告終，民主力量受挫。

通夜，老鼠鬧得真兇。牠們簡直就像要從外面轟倒這座房子，其實呢牠們完全在屋子裏面。不少的東西倒了，滾動，碰撞到牆壁，而且，就在緊跟前，還有瘋狂的奔竄和慢慢在啃嚼的聲音……等曙光照臨這間房子，一切才歸於寂靜。隔了一會兒，天亮了，由於夜裏悄悄兒下過雪的緣故，窗戶上閃爍生光。從窗口極目遠眺，大地鋪上了一片白雪好像新熨過的檯布，沒有人，也沒有走獸沾上痕跡……對一個女人來說，孤孤單單地在這間僻處山間的屋子裏睡覺，總算有勇氣。她從那張鋪着草墊的桌子上下來，蹲在壁爐前面，在披在睡衣上的斗篷裏發抖。幸好火很快就燃起來，還有些昨夜的餘燼呢。這個女人的牙齒叩得答答響，但已經好得多，現在她可以捧着茶杯暖暖手了。『不管怎樣，』她想，『他們送我到這麼個地方來，也真大胆。』

這地方，是一間天花板低低的大房間，栗木的大樑又硬又黑，跟鐵的一樣，牆上過去曾刷過白粉，只有一個小窗子，窗台有一公尺深，地板都裂開了，呼呼的風儘從那兒灌進來……一

張她睡覺的桌子，幾張跛足的椅子……這是一個荒蕪的莊子。在這一帶地方，即使是還住得有人，的莊子也好像是屬於石器時代似的，一個莊子一旦沒有人住，馬上就變得像個強盜窩。

這個女人整個身子都掩在竈裏，穿着衣裳，離火才十公分，真不好受。她對着手提包裏的小鏡子盡可能地把頭髮梳好，灰土早掉了滿滿一頭，她看到自己鼻子上的黑斑不禁好笑。她戴上軟圓帽，穿好斗篷……

她扣嚴了門，把鑰匙藏在靠門的麵包烘爐裏，烘爐裏塞滿了碎瓶、舊鞋、爛鍋子。她從地上鋪着大石板的、積滿了雪的院子裏走出來，院子裏，一溜長長的水線在週圍結滿了冰花的石槽裏滴落着。她出了院子，看到一片景緻，眼睛都發花了：低矮寬大的房子，好像有意防避着風和生人似的，緊貼在斜坡上，屋頂，蓋着肉紅色的舊瓦，由於老被風吹動的緣故，瓦行都彎起了波紋。這所房子成了這一大片景緻的中心。一座座山峯，彼此掩蓋着，隨着這個女人朝前走而陸續移動位置。她爬上斜坡，在身子後面，潔淨無瑕的白雪中，留下並不比孩子的脚印稍大的足跡……她的臉色也像孩子，這時夜裏的倦意都已被這段路程中的清新空氣一掃而盡，她還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在斜坡頂上，有一條路。這個女人沿這條路一直走到小樹林，這才離開，走上一條穿入林中的小徑。

林子裏，雪的氣味很好聞，好像滿盛着新洗的衣服的櫥櫃……天氣一點也不冷，只要陽

光再暖和一點，這一片脆弱得像美麗的花邊似的白雪就要融化了。雪，非常完好的，凝結在每一根光禿的樹枝上，每一根針葉上……出了樹林，又是另一個山坡，這裏，簡直是到了另外一個境地：底下，是一片澗谷，迎面屏障着一列山巒，這些山更加峻陡，更加光禿禿的。這兒的斜坡都沒有積雪，彷彿刮得很馬虎的、黑沉沉的，凹凸不平的臉頰。有幾個莊子了……這個女人穿過搭有一間茅棚的田野，又走上一條大路。太陽照在山頂的石頭上，照在起伏的白雪上光芒四射。一羣羣的羊在斜坡上啃着沒有顏色的草，不停地移動着。幾個牧羊女，渾身黑衣裳，裹着大圍巾和披肩，頭上戴着黑圓帽子，朝太陽站着，在打毛線，眼睛緊盯着走過來的這個女人……牧羊狗叫得真歡，跟着她奔跑，在她後面猛躍猛衝，沒一會兒又靜靜地折回到牠們自己的崗位上去……

她又離開了大路，筆直走下坡去，走上另一條平坦的，看來似乎能繞過對面山崗的路。一會兒，路邊出現了一所房子，灰白色，跟房頂上煙囪裏冒出的煙的顏色一樣。路成了一片泥濘。路的兩側，一堆堆的草摺一直堆到大門，這兒雖然沒有圍牆，但是還有座大門。院子裏，爛泥混雜着乾草。木頭堆得和房頂上的瓦一般高，有幾堆柴枋散在一邊。兩只大黑鍋裝滿了豬食，母雞在牠們喜歡的地方踱來踱去，火雞立在旁邊。幾條狗看見有人來，放聲狂吠，不貼近闖進來的人，只是預報有生人來到房屋的附近。終於，一個胖女人，頭戴軟圓帽，羊毛

披肩交叉在她的闊胸脯上，打屋後出來……大約就是這兒吧！

『您早，太太，』來的那個女人說，『您大約就是布爾喬亞太太吧？我是多米尼格介紹來的。我叫羅斯·杜珊。』

于麗鶯特·諾愛爾扯了個大謊。鄉下女人馬上慇懃地接待了她。

她丈夫在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回來了，他同她老婆長得差不多：身體一樣的寬闊，臉一樣的圓，眼睛一樣的有神氣。圍桌子坐着的五個孩子將來也準會長得像他們的爹娘一樣。大家吃着肥肉湯，白奶酪，大家喝着紅酒和一小杯大麥茶和一小杯葡萄糟浸出來的酒……就在這一天，靠着布爾喬亞夫婦的指點，于麗鶯特又訪問了兩個莊子。這兩個莊子裏的人和布爾喬亞夫婦一樣，很通達，于麗鶯特覺得跟他們待在一起就跟待在自己家裏一樣。她一向就不相信她和鄉下人之間會有共通的語言；她以前雖然也曾經跟他們打過交道，但是並不經常（只是在鄉下偶爾逗留或是在野外問路），她總彷彿覺得他們講的是外國話，或者他們的聽覺不靈，而她自己說的也很難讓他們聽懂。可是布爾喬亞夫婦很懂她說的話，他們實實在在和她講的是同樣的語言：大家都講的是法國話。這兩個莊子裏的人也同樣好客。于麗鶯特又吃了肥肉湯，白奶酪，又喝了紅酒和葡萄糟浸出來的酒。隨後大家便圍住爐火重複說着同樣的話……